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法]居代·德拉孔波 Pierre Judet de la Combe 等 ● 编

赫西俄德：神话之艺

Le métier du mythe . Lectures d'Hésiode

吴雅凌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赫西俄德：神话之艺

Le métier du mythe . Lectures d'Hésiode

[法]居代·德拉孔波 Pierre Judet de la Combe 等 ● 编

吴雅凌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赫西俄德:神话之艺/(法)居代·德拉孔波等编;吴雅凌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9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7-5080-3568-2

I. 赫… II. ①德… ②吴… III. 赫西俄德-诗歌-文学研究-文集

IV. I545.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299 号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1996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4-5866

赫西俄德:神话之艺

Le métier du mythe.

Lectures d'Hésiode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装帧设计: 闫志杰 刘佳景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版 次: 2004年9月北京第1版

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12

字 数: 250千字

定 价: 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当第十个月停在天庭
世上便出现了奇迹。
迈亚生下了一个孩子，满是狡黠和魅惑，
赫耳墨斯偷了牛群，带来了梦。
他窥守着夜，看着大门，
很快，他要在永生的神们之中展示奇迹。

——荷马《献给赫耳墨斯的颂诗》，11-16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听我说吧，赫耳墨斯，宙斯之使，迈亚之子！

你有慷慨的心，纷争的判官，死者的主人，

你不吝妙见，懂得征服阿尔戈斯，

你是飞鞋的信使，凡人们的朋友和先知，

你喜爱运动、计谋和装假，精力多么充沛，

你解说万物，庇护商客，除却忧愁，

手握无懈可击的和平之杖，

克利克的神啊，你宽厚乐助，言语千般颜色，

你助我们劳作，爱必然中的凡人，

有神妙无比的言语武器，

请听我的祈祷，为着我的劳作生命，

赐我幸福终局、言语之恩和记忆吧！

—— 俄耳弗斯《献给赫耳墨斯的颂诗》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聋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疏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接续清末以来学

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於北京

中译本前言

古希腊文学起源于神话诗——首先是荷马的神话式史诗，接下来还有赫西俄德和俄耳甫斯的神话诗，对于理解以后的古希腊诗人、史书作家、哲人乃至拉丁语诗人和作家，荷马—赫西俄德—俄耳甫斯同样重要，尽管俄耳甫斯的神话诗（及其日神、酒神观和灵魂死后受苦以及乐土观等等）与荷西俄德的神话诗系统不同，却互相关联，对整个希腊文明传统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参见默雷，《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等译，上海译文版 1988，页 45—93）。如果不是对古希腊文明的这三大源头都有深入的理解，我们的西学研究就还缺乏根底。

荷马的两大史诗已经有了两个成功的汉译本，晚近的一个译本还有较为详细的注释，有助于我们深入解读。遗憾的是，国人的研究还乏善可陈，连翻译的研究文献也少得可怜。赫西俄德的两部作品篇幅很小，影响却极大——感谢前辈的努力，九十年代初我们有了汉译本（《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版 1991，从英文逐译），可惜迄今未见值得一提的研究文献，晚近出版的代表国朝学界最高水平的《欧洲文学史》仅给了赫西俄德一页多一点点篇幅（李赋宁主编，《欧洲文学史》，卷一，北京商务版 2002）。至于俄耳甫斯的神话诗传统，我们脑子里几乎还一片空白。

中国学人致力认识西方传统虽然已有百年历史，就对古希腊文学的三大源头（荷马—赫西俄德—俄耳甫斯）的了解来看，从总体上讲还是尚未开垦的荒地——由此可以断言，我们对西方传统的认识尚缺乏起码的基础。如果说对西方传统的认识得整个儿重新来过，就得从古希腊文学的源头做起。

研究中国的古典传统，不仅有汉语学界的学者在辛勤耕耘，日本、韩国的中国古典传统研究绝对值得称道——同样，研究西方古典传统，不仅有英语学界的学者在辛勤耕耘，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古典传统研究亦值得称道。依笔者陋见，法国的西方古典传统研究从总体来看胜于英、德、意国学

界——从法国的大学多次组办国际性的古希腊文学研讨会就可以看出该国学界的古典研究的热诚。

二十年前,法国里尔大学的古典语文研究中心提出了一种研读古典文学经典的治学方针叫做“多次阅读”(Lecture à plusieurs),1986年以阅读《神谱》和《劳作与时日》为主要内容重新创办了博士生班,由Jean Bollock 和Heinz Wismann 两位教授主持,贯彻这种“多次阅读”的治学构想——通过内在的阅读搞清赫西俄德神话诗的独特构筑方式及其对古希腊诗歌一哲学一政治传统的内在影响。1989年10月,这个古典语文研究中心便举办了题为“赫西俄德:语文学、人类学、哲学”(Hésiode. Philologie. Anthropologie. Philosophie)的国际性研讨会,以后又联合美国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瑞士洛桑大学、意大利比撒古典语文研究中心,在各校举办巡回研讨班和研讨会研读赫西俄德。

本书即1989年里尔大学古典语文研究中心举办的“赫西俄德:语文学、人类学、哲学”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结集,论题多集中于解读赫西俄德神话诗的写作方式以及其中的一些对西方传统影响深远的重要章节(比如诗章开篇的自我介绍、两部诗篇中都出现的普罗米修斯神话、潘多拉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奥林波斯众神与提坦神之战、宙斯与提丰之战以及由此产生的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关系等等)。

选译论文集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较快了解和吸收英、法、德、意诸国的古典研究成果(如今所谓“与国际接轨”)。比如,通过这部文集我们得以了解到,西方的古典研究主要分布在法、英、美、德、意诸国学界(从而得知,国人倘若要研究古典西学,即便通晓了古希腊、拉丁语文,仅掌握一门现代西方语文远远不够),而且解释路向大致有三种:1. 传统的古典语文学路向;2.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路向;3. 作为政治哲学的古典解释学路向(这一路向虽尚未成为“显学”,但发展势头明显且强劲)——因此,面对赫西俄德的文本,西方古典研究学者的解读存在极大差异,甚至针锋相对。了解这些差异和不同的解释方式,不仅对于国朝学界的西方传统研究有帮助,也

有助于我国的古典研究开阔视野。比如，为什么风靡一时的结构主义解释路向必然走向“解构”主义？结构主义的实际含义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蕴含“拆构”主义：凭靠所谓“结构语言学法则”或“文化人类学法则”，如此解读在分析重构古典文本的结构时无异于拆毁了古典文本的自在结构本身——何况，这类解读往往从现代或现代之后的种种观念或问题意识（比如性别主义、平等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出发来读古典作品，而非先搁置现代视域潜心进入传统文本，无可避免与传统文本中的意义世界失之交臂。

本书原名《赫西俄德：神话之艺》(Le métier du mythe. Lecture d'Hésiode)，收入二十多篇论文，篇幅长达五百多页，好些论文涉及非常细致的古典语文问题（有如我国的先秦作品研究）——因人力、财力所限，我们从这部文集中挑选了13篇，专注于从整体上把握赫西俄德的叙事意图及其所表现的神话意蕴，同时不忽略文本细节——因此，我们重新编排篇目顺序，为文集另拟了书名。

译者留学巴黎多年，对古希腊文学情有独钟（这个文集即由译者推荐），译笔精审典雅，实在难得——谨此感谢译者的辛劳让我们得以领略当今法语古典学界的学术成果。

刘小枫

2004年5月6日於中山大学哲学系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 刘小枫

赫西俄德与传统政治

赫西俄德与诗神们:真实的赐赠和语言的征服

[意]阿瑞格提2

国王的复本:赫西俄德作品中的哲人王先例

[法]拉刻17

普罗米修斯神话、人类起源神话以及城邦—国家的出现

[法]卡里埃尔24

赫西俄德的人类起源神话中正义的诗歌哲学

[德]内斯契柯56

《神谱》研究

《神谱》开篇:诗人的使命 诗神的语言

[法]吕达尔68

最后的计谋:《神谱》中的潘多拉

[法]居代·德拉孔波80

女人的起源与最初的女人:赫西俄德的潘多拉

[英]泽特兰111

赫西俄德《神谱》的权力和作者

[英]那基136

思考《神谱》中的争战

[意]佩利泽尔145

某种涵义的个人化或历史中的某个人？

[法]布列兹157

《劳作与时日》研究

《劳作与时日》的创作者和接收者

[英]普西164

《劳作与时日》开篇：一部情节诗篇的序曲

[法]卡拉姆182

神话如辞话：《劳作与时日》人类五纪的叙事

[法]克吕贝里耶195

赫西俄德与传统政治

赫西俄德与诗神们 真实的赐赠和语言的征服^①

〔意〕阿瑞格提 (Graziano Arrighetti) 著

赫西俄德对于继承史诗传统的思考,包括了文字表达的宝贵遗产、价值与理想的错综关系以及史诗特有的诗歌原则等等。其深刻性、严肃性,在今天已是得到论证的事实^②。在这样的前提下,《神谱》第27行近乎逐字地借用《奥德赛》19卷203行:

他说了许多谎言,说得如真事一般。(ἴσχε ψεύδεα πολλὰ λέγων ἐτύμοισιν ὁμοῖα 《奥德赛》)

我们知道如何把许多虚构的事说得像真的。(ἴδμεν ψεύδεα πολλὰ λέγειν ἐτύμοι σινὸμοῖα 《神谱》)^③

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④。可以再一次提问,赫西俄德参照荷马史诗的明确意图是什么?《奥德赛》19卷203行处于一个论战的上下文背景,对此行诗的参照本身很有可能也是对它的一种论战。如此一来,这种参照是否只是具有某种指示意义,也就是说,是否只是用来指代整个荷马史

①在 *Poeti, eruditi e biografì, Momenti della riflessione dei Greci sulla letteratura* (Pise, 1987, Biblioteca di studi antichi, 52) 一书前60页,笔者已对《神谱》的许多问题发表了看法。在此不再总结,主要是对原有问题作一些深入探讨。【参考文献】Marie-Christine Leclerc, *La parole chez Hésiode* (《赫西俄德的语言》),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93。这部著作涉及此处讨论的许多问题。

【译按】原文标题: Le préambule de la Théogonie. La vocation du poète. La langue des Muses.

②【参考文献】*Poeti, eruditi e biografì*, 第1部分第1章。Notte e i suoi figli: tecnica catalogica ed uso dell'aggettivazione, in *Tradizione e innovazione nella cultura greca da Omero all'età ellenistica, Scritti in onore di Bruno Gentili*, vol. I, Rome, 1993, 页101-114。

③【译按】本书所使用的赫西俄德中译本为《工作与时日 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荷马史诗中译本为:《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奥德赛》,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④《神谱》27行与《奥德赛》19卷203行之间的关系,见 H. Neitzel, *Homer-Rezeption bei Hesiod* (Abhandl. Kunst-, Musik-, Literaturwissenschaft, 189), Bonn, 1975, 页8-10。以及参考书目。毫无疑问,赫西俄德用第27行形容他人的诗歌,而用第28行表明自己诗歌的真实。这是26-28行最为明白的意思,赫西俄德的全部诗歌也证明了这一点。另参 Neitzel 在 *Hermes* 108, 1980 的文章(页387-401)。

赫西俄德显然要求他的听众对荷马史诗有足够详细的认识,就此问题见 J. U. Schmidt, *Würzburger Jahrbücher*, n.s. 14, 1988, 页41。Schmidt 同时指出(页44),缪斯在27行使用的术语符合以其名义所作的诗歌的总体特征。

诗,或者至少是英雄史诗的传统?还是说我们可以从中觉察到更明确更具体的创作意图?这样的意图又是什么?

能否掌握赫西俄德的意图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放弃定义第 27 行所包含的论战对象(《奥德赛》史诗整体或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承认,赫西俄德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区别同类诗歌创作所具有的真实部分和虚构部分的准则。换言之,如果不对《神谱》第 27 行建立赫西俄德作品以外的参照,赫西俄德文本解释的基础或必要的预设便是,诗人无法从介于真实和谎言的不确定中脱身,因为缪斯启发的灵感同时包括了这两个方面。如果赫西俄德的全部作品,即从《神谱》第一行到《劳作与时日》最后一行,丝毫不显示诗人具有认知真实、并将真实教诲他人的清楚而明确的意识,那么这一观点无疑是完全合理的^①。但是否定这一点,将使我们无法理解赫西俄德诗歌的特点,以及他的教诲意图^②。

为了使问题更加明确,我将在一开始说明关于现代解释和文本本身的一些基本现象。《神谱》第 27 行所含的论战性具有普遍的针对性,赞同这一观点的人非常多,其中包括 Verdenius^③和 Neitzel^④。但是 West 颇有道理地观察

① K. Latte(*Kleine Schriften*, Munich, 1968, 页 71—73)试图明确赫西俄德的真实与史诗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哪里。这一意图值得注意,但并不完全足够。真实指传授自己的诗歌的使命感,它在赫西俄德作品里始终存在,并且表现在诗人对于人类生活的具体真实的关注:“缪斯所知道传递的真实……是……与存在自身的关系。”观点正确,但只对《劳作与时日》而言有意义。

② G.M.Kirkwood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109, 1988, 页 602-605) 在分析 *Poeti, eruditi e biografi* 一书时,指出笔者没有注意到 Pucci 的著作 *Hesiod and the language of poetry* (Baltimore/Londres, 1977)。这是不正确的。我在页 23 注释 3 结尾处简单提到 Pucci 没有考虑我所分析的问题。换言之,由于引导我们各自研究的方向和兴趣迥然不同,比较我和 Pucci 的研究将导致一场不合时宜的争论。另外,我在书中第 1 部分第 2 章所讨论的问题与 Pucci 在 *Studi Classici ed Orientali*(25, 1976)发表的文章论题接近,我将这段文章单独发表在 *Année Philologique*(卷 47, 4693),题为: *In tema di poetica greca arcaica e tardo-arcaica(Esiodo, Pindaro, Bacchilide)*。Pucci 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的存在。这使我相信,他也和我一样。我们各自的研究起点相差甚远,以至于只有一次冗长、细节化的讨论,涉及研究的方法和多种文本片段的解释,才有可能促成我们之间的面对面。这使我坚定了原先的看法和做法。然而 Kirkwood 的善意批评使我考虑,一次面对面对交流的时刻也许已经到来——即使是间接而非论战性的——题目将是 Pucci 在其著作中讨论的赫西俄德的表达方式。我将尝试着参与这次讨论,使我的观点明确化。由于资料有限,在此仅说明一点, Pucci 的研究和 Kirkwood 对我的分析,两者的区别在于《神谱》26-28 行缪斯用语造成了“认识真实”和“表达真实”两种可能性的某种模糊状况,这种模糊状态提前影响了赫西俄德的大部分作品及其根本特点。Pucci 并非发表此观点的第一人,基本上他与法国学者们持相同见解。另参 W.G.Thalmann, *Conventions of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Greek Epic Poetry*, Baltimore/Londres, 1984, 页 143-149。

③【参考文献】Verdenius, *Notes on the Proem of Hesiod's Theogony*, in *Mnemosyne*, 1972, 页 225-260 (详见页 234); R.Kannicht, *Des altsprachliche Unterricht* 23(6), 1980, 页 16-21 (第一部分明确提出了赫西俄德诗歌的问题,非常有用); W.G.Thalmann, 前掲, 页 146。由于在确定赫西俄德所批评的具体对象时遇到了困难,解释者们往往忽略史诗的论战性质。换言之,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因不可能解决问题而否认问题本身的存在。困难没有在 Neitzel 处得到解决(页 16)。

④ *Hermes*, 1980, 页 390。

到^①，赫西俄德的诗歌在古希腊人中间享有很大的信任度。为了排除这样一种现象的真实性，如 Verdenius 所做的那样，参照赫西俄德暗中修改或否定荷马作品中的某些限定范围的内容或典型，远远不够。这些理由不能证明存在着一次针对整个荷马史诗的论战。

文本方面的因素如下所示：《神谱》第 27 行对于《奥德赛》19 卷 203 行的重复，毋庸置疑地意味着一场反荷马论战，但应同时看到，《劳作与时日》第 164 行和第 651 行有关特洛伊战争的描述，无论如何基本上证明赫西俄德接受了由荷马的 *epos* 所歌唱的事迹的真实性^②。如果赫西俄德论战荷马，他所针对的显然不会是荷马史诗的全部，也可能不会是其中的大部分。因此，确定赫西俄德反对荷马史诗的具体内容，涉及到诗歌真实的问题，我们的唯一方法是明确他借用《奥德赛》19 卷 203 行的动机。此行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或者说象征）反对的理由。

如果说理解赫西俄德选择《奥德赛》19 卷 203 行作为参照对象这一点比较容易，那么要定义诗人论战的明确范围，并且给予类似的限定范围一个理由，将会有更多的困难。

众所周知，《奥德赛》的作者赋予了其主人公诸多优点，其中以优雅和说服能力（不论真实还是虚假）最为重要。奥德修斯完全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并引以为豪。例如 8 卷 169-174 行他与欧律阿洛斯（Euryale）的唇齿之战。诗人连续两次停留下来描述奥德修斯的言语对在场人所施加的效果。

他这样说，在场的人默默不言语（ὥς ἔφατ'· οἱ δ' ἄρα πάντες ἀκηνέγοντο σιωπῇ, 11 卷 333 行）。

奥德修斯说完，大家一片静默不言语，在幽暗的大厅深深陶醉于听到的故事（κηληθμῷ δ' ἔσχοντο κατα μέγαλα σκίοεντα, 13 卷 1 行）。

沉默因此饱含着某种中了魔法或入迷（*enchantement*）的感情。同样，11 卷 363-369 行，阿尔基诺奥斯（Alcinoos）如此述说他对奥德修斯的言语真实性的信任：

① 对《神谱》26-28 行的评论，页 162。

② Kannicht 也同样指出这一点，页 15。他认为有必要确定赫西俄德批评了史诗的哪部分：

赫西俄德第一个觉察到……在他之前没有人能够看见的东西，并且第一个知道，荷马风格的伊奥史诗，正是因其对某种透彻基本明确叙述的癖好，已经不能叙述事物“如同它们所发生的那样”，而是以“想象的形式进行诗意的修补”。（页 20）